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袁昶日记（下）

袁昶 著 孙之梅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袁昶日记（下）

袁昶 著

孙之梅 整理

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

 凤凰出版社

第五辑

袁昶日记

吉城日记

有泰日记

额勒和布日记

孟心史日记·吴慈培日记

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(外一种)

高等考试锁闱日记

东游考察学校记

翁同书手札系年考

辜鸿铭信札辑证

郭则沅自订年谱

庚子事变史料四种(外一种)

《申报》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

近现代『忆语』汇编

责任编辑 / 樊昕 朱尧
装帧设计 / 姜 嵩

紫光阁，以将举行觐见岛索行人礼节，先期资营造尺，恭量殿门，以至纳陛制度尺寸，以便陈设黄案。咨工部取绘图，令行人演习。奉宸苑郎中杨笠山玉甫导入阁，敬谨测量，如别具说帖，复由武成殿东门出，至时应宫相度支搭蒙古包地方，旋出福华门，度玉螭桥，绕景山还署。

连日疲乏，焚香兀坐，游心物外，以养吾真。伯讷尝为余言，习小正书最足收敛放心，将如所戒，立日课，人事劫劫未能也。

孝达师与黄丈书云：每日精神分作两段用，卯至巳，未至亥，支撑公事，见客复信，其余日力，颓然而已。凡人精神，须早摄养，颐象之词可信守也。寇莱公《六悔铭》云：“精力不早养，用时晦。”良有以也。

杜句云：“衰年肺病惟高枕。”又云：“肺病几时朝日边。”杜公正孟子所谓不得于君则热中者，无怪其病在肺也。苏文忠公得道人，一死生、齐得丧，挥斥八极之外，万物无足以挠其心，众研不足以焚其和，故未尝外患。此诸病皆生于心，心无所住著则病灭。然则杜公每饭不忘，固忠矣；而文忠尤为游物之外，皤然而不滓者乎。正月十日戏书。

与仲修书，末劝其用遗山、牧斋、竹垞故事，选存国朝一代之诗人，系以小传，分别部居，略用学案表之意，一时之风会，昭晰易见。体格不妨并存兼采，源流正变，则须首尾略具，此于史事，煞有关系。如能成之，不刊之作也。

四更抱吏牒入禁垣，天明随西邸至紫光阁相度；廿五日，殷事张幄之地恭值筵宴，年班外藩蒙古王公，礼节极简朴，用喀乐喀乐，设贯跤角觚之戏，其制于阁外月台上设。

黄幄台下，右左各设蒙古包三，皆象穹闾毡屋之式，内外蒙部王公台吉左右列，赐胴酒三巡，各由阼阶上叩头谢恩，由西阶下礼毕，上御法驾还瀛台。

时应宫祀，雨师为祈雨之所，常雩大雩则于坛庙。

九流二氏虽非儒言，然专以立意为宗，不能以文为贵。《文选·自叙》。故精神气魄，大能经世，又能出世，平常黯然纯愚，一味坚凝收

敛,一朝发出来,声光迥然不同,其养气非一行之积也。若夫俗儒徒驰骋世谛文字,求因文见道者,此等伎俩所得皆糟魄,到要紧关头,全然不济事。戒之戒之,早自为远计,毋遗后悔。

立身要诀。身劳而心安,为之;利少而义多,为之。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,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,多忠少欲,智也。常立于不敢而行于不能。豫若涉冰,犹若畏邻,行不后事,言不先人。忍耻信,去细碎,绝情欲,放弃凝滞,非学无以广才,非静无以成学。

向子平读《易》,至《损》《益》卦而叹曰:“吾已知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未知死如何生耳。”先公有多少志事未竟,待后世之子孙继述,顾此茕茕羸疾,罪疚之身,断断惜日,补过不暇,过半路峻却行求,及至夫处境之适然者,却视如风雨寒暑之运,如燕雀蚊虻之过乎前,可富、可贫、可贵、可贱、可穷、可通,独不可即先朝露填沟壑,便与草木同臭腐,要当及取一息尚存时,假年力学,日新其德,以下报先志耳。癸酉冬,《竹西日记》云:当兼修《抱朴子》摄生凝命之术,养性慎疾,以勉晞信都公“幸全大节,不辱其先之行”。语有之:美成在久,恶成不及改。又云:成美者恶器也。恶气以喻忧患颠沛。戒之慎之,若临冰谷。

各岛索行人,将奉其国书觐见紫光阁,主客署长官率僚吏先一日往阁中恭设黄案,因得瞻仰纯庙时《十全武功画壁》《御制文十壁》,其四在御楼下,一于文襄敏中奉敕书、一董文恭诰书、一梁文庄国治书。惟东一壁《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》,南书房翰林臣李文田奉敕重书,笔力惊绝,郑道昭、丁道护无以过也,使起于、董、梁三公视之,真觉前贤畏后生矣。

明武宗时平台,后改为紫光阁,本朝因之。景陵常于仲秋集上三旗侍卫大臣较射,嗣后恒于紫光阁接见朝正外藩,宴赉及赐宴群臣,举宋赏花钓鱼故事,以及征师劳旋、武科校技,皆于此举行。右见《钦定日下旧闻考》。再检孙退谷先生《春明梦余录》。案:胜国崇祯朝边臣入见,尝有召对平台者。再考。

谚云：“正五九月，不上官。”未知所出。《北齐·方技·宋景业传》云：阴阳书，五月不可入官，犯之终于其位。则相传旧矣。

邢子才不喜校书云：“读且不能遍，何暇校？”亭林顾先生之祖太仆君藏书不求宋元精槧，第求其有字而已。贱性疏慵，学亦极陋，此二事与时彦乖忤，却幸前贤先得我心。

谢康乐精于梵夹，故诗语精妙，即栗里之冲淡高逸，想亦时时染指于东林远公净土之业，如“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实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此类句格是也。大谢语孟顗曰：“得道当须慧业。丈人生天在灵运前，成佛却在灵运后。”佛乘以生天为界内之因果，诸欲界，天帝释所统；诸色界，天梵王所统；无色界，诸天空定所持。以声闻、以四谛为本。缘觉、以十二因缘为本。菩萨，以六度为本。为界外之因果，视生天为尤胜矣。若夫成佛，则圆融行布，能圣能凡，非真非妄，超出内外二界，故无上最胜也。谢讥孟得其粗迹，世士乃误读慧业，丈人为句也。

辛卯二月

观旧拓《隋贺若谊碑》，体势向背，左右牝牡，相得处均精彩奕奕，与陈茂、赵芬是一鼻孔出气，欧阳公、蔡忠惠言书至陈、隋间而极工，信然哉！

读吴县叶太史鞠常《藏书纪事诗》，记古今藏书家，搜考翔实，计截句六七百首。鞠老学养之纯粹，其言语气象又在著书之外。

《老子解》读毕，憨山以禅理解《老》，亦有道著处。

孔门七十子之成名，多以道致之；汉、明党籍之成名，多以权致之，心迹遂别。三君以八厨为护法，东林诸公以李三才为护法。戒行实也，护法权也，实非权不尊。

有人于此博涉世典，耽著世乐，识风鼓动，窍中出息，做无数世谛文字，此人诟自谓得乎。以天眼观之，皆秕糠自昧也；以佛眼观之，殆砂砾自珍也。一朝梵域外护大力毗沙一棒打下，高声喝道，这人太没

出息。到那时候却没躲闪,盍早自为计。

闻座主张孝达督部师在鄂州又建一大书院,立六学,每斋置一学长以督课之,仿阮文达建广州学海堂遗法。公所至,兴学如文翁、常袞,讲求武备如杜预、徐光启,规建殫虑,清操绝人,其精神气魄有过人者,于治术当务之急,尤为知要达本,后来可以为法。

观钱叔宝模宋人《践行图长卷》,有周天球诗题尾;观《明皇课子图》摹本;又见改琦所模《南华六祖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像》。

德胜门外西黄寺,乾隆中有奉敕画《菩提树一花开五叶石刻》,在清净化城下,碑高几二丈,覆以亭。

汉世祖光武皇帝深于道家老子之学,戒任延曰:“善事长官,毋失民誉。”《记》曰:“在下位,不获乎上,民不可得而治矣。”获上有道。杜祁公戒人云:初入仕资浅,勿居遽露圭角,且可毁方瓦合,取信于上。徐仲车戒涪翁云:虑不厌熟则寡过,睦僚友则事举。此皆阅历之谈,非盛气凌节所知也。

欧阳文忠公敕子棐、发云:藏精于晦则明,养神于静则安。晦所以蓄用,静所以应物。

拜黄母生日,仲弢设宴于紫藤精舍,张壁多名画,云:遍搜长安旧家所藏之菁英,成此伟观。主人幹济之略,于此亦可见矣。计所见:赵文敏《鸥波亭图》、管道升《风雨丛竹》、王书明《夏山图》、柯敬仲《竹》、吴中圭《江村小景》、倪文贞《山水》。似以欧波舅甥二作为最佳。

阅徐公铁孙梅统及遗诗,天风海涛,飒飒乎南国诸子之遗音也。

恭闻慈圣敕修先蚕祠,顺德夫子奉命撰进楹联,长短共一百联,属助拟得二十五联。蚕神或以轩帝妃西陵氏名嫫祖者当之,或以为房星天驷,或以苑窳妇人寓氏公主,古今疑莫能明也。

陈六舟丈言,寒暑积而四时成,非一日之功。寒消阳息而为春,暑浊阴伸而为秋,中间五日一候,十五日一气,历六气乃成一时,积四时乃成一岁,而筭维之以分至启闭,每一时九十日,中如短却一日,中气之数即不成寒暑,灾害疵疠乃生。仁者静观此理,自不敢仕宦求速

化矣。朱子譬之鸡菹卵，卵未纯熟，提他一提，即伤菹而坏穀，气候有所欠缺故也。是以阴阳天得，物三合然后生，助长揠苗，其害气乃滋甚。

湘东沈猜安忍，然藏书十万卷，著《金楼子》。犹有一日若遇无目人并半面妆，亦不消作管仲事公子纠、豫让事中行氏，时其浮沉依隐，委屈全身，状亦如此。

黎尊斋使东瀛，有《吊徐福墓》诗，甚佳。徐福，一名徐市，“市”当为“芾”，“芾”“福”一音之转，史误，夺草形耳，理或然与。

本日，同年许竹簣星使除授太仆少卿，丁卯同科榜运以禾中为最利，此亦拂茵坠幌之偶然者耳，非关日者形法家之占验也，方之清介自持，竹簣通达事理，尤习四国之务，其人自足膺器任，非俛得之也。

偶阅徐铁孙《画梅谱》，亦可作理窟义海观，一者逃禅花光，各有法度，入手不依傍法度，则不能离法自立。如既济则舍筏。二者非读破线订书数千卷，则天机浅薄，下笔无胸襟、少性灵，便涉俗不雅驯。三者多阅前人名笔，则气息酝酿，自绝世谛，多作之，则利病自深，甘苦自熟，人守俱老，乃承螭斫轮之技。

诗笔妙处莫难于写隐约难状之景，达纡回不可尽喻之情。王摩诘工写景，文外曲致处与老杜异曲同工；张水部善言情，荆公评云：“看似平淡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句律高简似胜元白长庆体，皆语妙一世，如宗门之有黄蘖、药山也。

晚起自责数，殆忘先公“惰为衰气之戒”乎？

连日眩晕，肝气易作，以疲劳故。然摄心治气，务存修养之要。

读《湘军记》。此书文简事核，褒秋毫之善，不讳纤芥之恶，行文鸷劲，理趣亦博，范蔚宗《六夷传》之流亚也。王壬秋自是霸才，其行文有波澜意度，游刃空际，夹叙夹议，迅雷闪电藏于云烟，离内之内，致胜处极似李斯、晁错、杜牧三家。

辛卯三月

诸子皆顽劣,不知束缚于法度之内,愧予教督之太疏也。湘乡曾文正公未尝以知兵自许,而独详求教练之方,此知本务者也。

河间纪文达公一日示疾,呻吟撰句,自挽云:“浮沉宦海如鸥鸟,生死书丛似蠹鱼。”既而仍不死,此视己如鸥也。屈原亦云:“宁泛泛若水中之鳧。”释图澄以石虎为海鸥鸟,此视人如鸥也,人我平等观,殆不须生分别想。

《后书·杨震传》“于是柴门谢宾客”,柴,实字虚用,本《庄子》“以柴其内”及“柴生乎守”之义,与杜门意同,王会汾谓当改作“杜”,非也。

《杨赐传》:梁鹄以便辟之性,佞辩之心,受丰爵不次之宠。鹄为尚书,曹操就鹄求洛阳令不得,后卒侮辱之。鹄之有艺无行,徒以工八分名耳。

近日言官有积轻之势,殆不可居。

予少长多幽忧,辛未北试报罢归,冬间遂得瞽疾,劣于世用,终为弃材。性之所便,存乎虚寂,于物理安于金水内景,而不喜外景之喧妍。于时令爱秋冬萧旷之致,而不习春夏之盛长。性有偏短,慎勿梏之,以焚和害生,貽笑于邴曼容、庞德公也。

持敬守静之功夫稍懈,便不能治心制气,而放言多失,须划去骄吝根株,依于谦实,以为法守,勿误走任诞一路上去。

虞山公自署瓶居士,取富彦国守口如瓶,防意如城语也。立身以慎言为第一义。

连日抱疴兼勃溪,几焚吾和,不远而复,虽失早服之义,仍守安般之戒,游心物外,和以天倪。吾师乎吾师乎,融斋老人,吾所皈依也。上根性猛利,超出心中三毒门。

箴叟献嘲于支离疏曰:班兰台《古今人表》智人居第三等。《孟子》论人,中行上,狂狷中,乡愿下。扬子《法言》云:“圣人高饿显,下

禄隐。”庄漆园、东方太中，浮沉取容，依隐玩世。我道乡愿是谁，二子即其人也。支离疏听然而笑曰：恶乎然，呼我为牛而不应，再受而殃耶？《老子》云：“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似鄙。”顽似鄙之状与顽钝无耻之迹同乎否耶？

连聪叔病，问安心之法于予，予病乃与君同。此何异南荣趺之问道于庚桑楚，奔蜂何足以化藿蠋，越鸡何能伏鹄卵哉？第告以平日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论曰：以敬静摄诸乱意，使气不妄动而已。予又何足以益君哉？《艮》，止也。其象曰：“思不出其位。”凡作事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邵尧夫诗云：“当默用言言是垢，当言用默默成尘。不言不默随时应，尘垢何由得到身。”皆适如界画而止，常栖息于澹静敛退、隐约自守之域，泊然声利之外，此于养心之术差为近之。

《净名经义钞》。维摩诘般提之子，母名离垢，妻名金机，殆即居士室中散花之天女邪。男名善思，女月上。厉樊榭名其姬人朱满娘云月上，本此。彼教言，三界惟心，万法惟识，此欲以理障扫事障也。又云：离心意识参，绝凡圣路学，此并理障而去之也。如本为渡河而结筏，既登岸则舍之，法不孤起，缘境而生，境智两忘，亦无有法。

代作毕教习《中西方言通译叙》，引梵文右行，今唐古忒贝叶书是梵文，有半体字、满体字，亦犹华文之形声，各为一字配合而成。佉卢文左行，今西洋拉提诺书《汉西域传》，所谓画革旁行者是。立论梵、佉卢皆造字之人，如中夏之尊仓沮，至文字所以不同之故，由同此一物也，而所以名之者异，或以形言之，或以意言之，或以事言之，或以声言之，四者未得本解，故方言相淆，音转互异。为象胥者求翻译之义，当推究其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所以然之故，而摄之以埃衣乌于之统母，则丝之棼者，或可得而理。譬如国语，山曰阿林，水曰穆珂，赤曰乌兰，黑曰库尔。此合之形、事、意、声四者，必偏据一义，能得其义乃便于辨识。又如缅甸之样贡海口，译言仰光；安南之西贡海口，译言帅刚，此类皆以音转而致伪也。

客有来谈夷务者，云庚子烧烟，庚申犯顺，彼时夷势汹汹，而今反

晏然,其利害若何?答曰:咸丰天津立约以前,夷祸亟然,是时商埠尚少,传教未广,其病犹在皮肤。光绪烟台续约以后,履夷人之欲壑,耗中国之利源,外祸似纾,然其毒已深入腠理。处今之时,虽有卢扁,犹难善其后,况日饮药以加病乎?

东瀛行人大鸟圭介,折简请赴宴集,以疾辞不往,避人臣外交之嫌也。

读《后汉书》至《王允传》,董梧锄色以获济,王公违之以及于难,接物之宜不可知乎!曹公折节于赵戡,握手曰:“相见恨晚。”物情之附,有自来矣。戡,流寓之士,而曹公礼之,此筑台尊隗之意也。

阅邸报,广西大吏一本,为请将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重建罗池庙事,此近来佳事也。

重征土药之议,愚劣窃谓此举未利国而先病民,未见其可。不敢当草奏,识迂才拙,尸旷吏职,非止一事,惜格于今制,未能乞一荒郡以自全也。

《鹤林玉露》朱子曰:“律诗如王维、韦应物辈,自有萧散之趣,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,无馀味也。”又曰:“摩诘诗云‘漆园非傲吏,自缺经世务。偶寄一微官,婆娑数株树’,以为不可及,而举以语人,领解者少。”朱子雅言,韦柳门庭,本之刘屏山,此言则一时兴到语。

尊老招集,出示为蔡千禾《题恒园勘书图叙》一首,文甚雅洁,且于二十年中北雍故事极有关系。尊老神清笔老,善谈名理,洵异人也。王子秋为尊丈刻诗,自甲辰至甲戌凡十卷乙亥至今年所作未编定。

辛卯四月

近日风气,朝廷不愿有诤臣,府主不愿有诤吏。窃揆《易大传》“或出或处,与时消息”之义,牵于人事,形迹滞累,既未能角巾东路,颇愿辞剧吏而就闲局也。杜诗云:“浣花溪里花饶笑,肯信吾兼吏隐名。”区区微尚,毕此而已。

《逍遥游》之机趣,郅君得之则为亡国之君,漆园吏居之则为超出

之士，此无他，所守之分不同，其心迹亦异也。

既滞于形迹，为方内曲学之士，自当于尘劳中觅海印，垢缚中修禅定，取舍执著中求大解脱，物我分别中现平等观。

迹悴事丛，触处沾滞，坡公云：“但应此心无所住。”王深宁云：“处心不可著，著则偏伟哉。”安心之药也。

《庄子·内篇·养生主》所以名篇之义何也？养生末也，单治里而外凋，张修褊而内逼，不鞭其后而汨其灵台之和，益之者馘涖，损之者尾闾矣必也。养其生之主，愉淡虚无，勿柴其内，利害趣舍，不以撓心，而后可以尽其天年而不中道夭。若是者不益其生，故不损其生也。生之主奈何？曰谷神而已矣。神者，生之主宰也。

白云源胡贯一老人寄示阮文达公视学浙中日，合刻诗文经解课一厚册，公之殚心教士，遗泽犹在浙东西，其批语教人属文义法，条理周匝，先辈用心，信不可及。

《孟子》第七章言尽心者致功太锐，则不免陵节躐等，而有震矜之气，于是严于律己者不能恕以接物矣，故处事又须平心，平心者恕也。既尽心又能平心，则胸次超然，蠲除物我之见，而仁在其中矣。

平日全无居敬行义积累工夫，故有事时，神气消沮，不能视金注犹瓦注也。

陈昆玉书来，以不全祠本《商文毅公集》三卷见寄，案：《四库存目》，公集十卷，此非足本。

多动则尘劳害性，多憩则懈惰丧德，惟有多静坐，则不喧不寂，灵台湛然，可以涵养德性，坚固筋骸。

我思高忠宪公复七规、张文端筑心城之法，平时用心躁妄，未能窥见万一。

仆社栎支离之质，行能鲜薄，谬窃过情之誉，内疚于心，转恐不免世网，真所谓无善名已闻，惧翰音之为灾也。

《十七帖》，王山史、姚惜抱、包倦翁诠释各不同。后出者易详。

花县骆文忠公官侍御日，奉命稽查银库出入，必均早到晚散，巨

细必亲,自买胡饼啖之,不吃库上一杯茶,不甚约束库丁,库丁自畏。之后库亏案发,管库大臣奉严遣,公亦罢吏议。旋荷文宗特达之知,复起用。公此事与合河孙文定公嘉淦滴监银库日事相仿。

华亭姚衡堂先生光发,道光八年戊子举人,二十年庚子成进士,廿一年辛丑庶吉士散馆,授户部主事,旋致仕归。光绪十四年戊子重宴鹿鸣,赏三品衔。今年九十三岁,尚健在。家孙某亦成进士,告养归。王蒿隐云,先生未通籍时,日者推行年法,当官二品,君竟弃官归,颐养林泉,遂跻上寿,非偶然也。东坡谪海外诗有“禄尽空馀寿”之句,孙思邈不拜国子博士,年逾百岁。姚惜抱四十馀即致仕,年至八十五。瓜甘则蒂苦,与齿则去角,尺有短而寸有长,损于此者益于彼,可睹其差数矣。黄遁庵丈送王比部柏心乞假南归,叙彼此孰得孰失,必能早辨之说,有味乎!其言之。

录毛稚黄粹语

萌于心,必戒必慎,况于口乎?口无迹也,必戒必慎,况文字乎?文字未加诸施为也,必戒必慎,况于事乎?故有德者慎心如慎口,慎口如慎文,慎文如慎事,狂者反是。

常居劳故得逸,常居忍故得遂,常居束缚故得萧散,常居不足故得有馀。

守静者完,完者得天。内丧己真,而外悟物之情,是谓重伤。蒙庄云:重伤之民无寿类矣。

失在率,得在审,大智同人以游理,下愚怫众而独用;大智修业以俟时,下愚怠放而急获;大智详虑以善断,下愚轻就而多悔;大智公观而谨择,下愚偏听而好徇;大智守己以求内,下愚见欲而趋外;大智养精以周事,下愚役物而蚤疲。惟其审之预,是以鲜失。

道恶在?在逆修疆与忍之谓也。身欲佚,故劳之;目故缚,故暗之;耳欲哇,故静之;口欲腴,故淡之;舌欲躁,故默之;肾欲泄,故窒之;肝欲怒,故平之;心欲机,故朴之。若是者,无事不逆修,其形久

之，筋骨坚强，志气发荣，神怡力充，虚静而善应，故可与养性、可与凝命。

欲损则天胜。《庄》云：其奢欲深者，天机浅。

法使人畏，礼使人敬，德使人感，道使人忘。率道而下，至法已极，法外出智，则是钩矩机械之巧而已。以此御物，殆不可及，毋以物累形，毋以形累心，毋以思虑累性，故精于治性者忘心，精于治心者忘形，精于治形者忘物。颜渊曰：回坐忘矣。

录沈去矜语

墙塔之间俱下广上狭，树枝干荫远者，根常蟠屈数亩，入地丈馀，否则未有不崩摧亟裂，大风遽拔者矣。士君子不循本而逐末，名过其实，可畏如此。

此条本《后汉》郭林宗语，墙高基薄，虽得必失之意。

晤渔生同年，询鄞县天童山佳趣，云：舍舟登岸入山，旧有松夹路二十里，皆数百年髯翁聚族居也。今樵采过半，尚有五里松门。又阿育王寺宰堵波系晋时造，故陶贞白曾往礼塔，誓受五大戒。又金山先生无后，鄞中士大夫皆春秋祭扫墓前，犹得禁止樵侵，传芭致敬之意也。又天一阁范氏藏经籍石墨，今十裁二三存耳。

王摩诘撰《六祖能禅诗碑》，运用故实，圆融无迹，极骈文之能事矣。然柳子厚《大鉴塔铭》，义理精到处，似胜王作，宜东坡公乐为书丹而不辞也。

朱子诗云：“贫家静扫地，贫女静梳头。下士晚闻道，庶以拙自修。”自顷身世交病，不抱残守拙，刻厉自修，以课屋漏神明之一适，更欲何所求耶？

草议《覆薛大臣条陈滇缅预筹勘界事宜折》稿，于事理有所受之，不免拘忌，瞻徇强邻环伺，边事本难措置也。

食吏禄一日,即应尽一日之职分,强扶疾入署。

瑞安黄丈以时艰忧愤成疾,已志不伸,疏请乞休。公,朝之直臣,似应不拘常例慰留,宽予假期。国恃善人以立,善人国之宝也。乃遽蒙恩准开缺调理,盖圣慈姑遂其请,养公铎稜,以为异时召用地邪?然都下清修励节之士,皆依倚公以为耆德师表,咸惜其去位也。

友人孔印川昭案,宝应人,有庵太仆之孙,以进士起家,作令山东。顷见邸抄,巡抚张公奏,印川以榷薪督役河干,落水殒命,配刘氏,伯山年丈毓崧之女,涕泣数日,不食殉夫自尽。均奉恩旨优恤旌表矣。连日身世之故,师友之感,令人于邑短气。

《易》称君子道消者,何也?严霜雪雾之余,芝兰同尽,而荆棘塞路,于是君子之气散而不能聚,此卦气《否》,七月之象,非世之福也。

国家建立台省六职百司,犹人之有五官九窍百骸也。心之官职,出谋发虑,出治之君与相也。耳目之官职,纠奸剔伏,佐宪之御史台也。台省得其任而庶政咸理,犹之耳目举其职而百体从令矣。自古贤圣之君以明目达聪为先、以务去壅蔽、审谛邪,正为大苟耳目之职,不得其人,则多所壅蔽,是帝欲不谛乎。

谒瑞安黄丈,丈得进退之义,语次皆忧国事,绝不以一身之升沉显晦为意。表里洞然,无间出处。平日集义养气,积累之功,固不同流俗也。

辛卯五月

处浊世不得不剝心于周身之防,司马徽居荆州,括囊不谈世务,有以人物问徽者,初不辨其高下,每辄言佳;阮籍至慎口,稠人广坐,发言玄远,无一言臧否人物,故嵇康养生遭杀戮而阮独全;陶宏景圆通谦谨,未尝忤物,心如明镜,遇物便了,言无烦舛,虽有旋觉。是三君者,亦可谓言微指远,文简义深,包周身之防者矣。

羿之威足以困一鹄,然青宁藏身于蜗角蚊睫之中,含哺而婴、鼓鬣而蜚,虽穷羿之力,不能胜之,何也?青宁能忘己兼忘羿也。故曰

惟虫能天。

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辞，惟希修一溉后枯之术，策勋于形骸之内而已。治人事天莫若啬，夫惟啬是谓早服，早服谓之重积德，重积德则无不克。因是署云濂乡啬夫，不惟啬于耳目口体之欲也。荣名进取，既乏其才，亦宜早啬以全其天，勿昧行多取，以自貽辱殆也。

叶缘督、吴子修两公清修自守，学养有得，摆落悠悠，专静纯一，非不佞所敢望。然每心企两公，如江湖之鱼，忘形相与，不见有往来酬对之迹，所谓澹交，庶几近之。

《高僧传》云：纯陀，西域人，年数百岁不衰。唐代宗从之求留年之道，陀曰：心神好静，今为尘境汨之，何从冥寂乎？若离简静，外欲望、留年如登木采芙蓉，其可得邪？陛下欲长年，由简静安神，神安则寿永，寡欲则身安，此修慧命之理，舍此皆外道，不可久恃也。

《南华·内篇》：至人之用心如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故能遗物而不伤。潘文恭遗疏云：圣人之用心如镜，万物毕陈于前，是非赏罚由其自取，而我无预焉。实祖前语。

《越人歌》：“君乘车，我戴笠。”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云：“君子得时则驾，不得时则蓬累而行。”《索隐》以为“笠”也。“驾”即汉制朱左轡、朱两轡之意。颜蠋云：安步以当车，古人穷通之迹，往往以戴笠乘车对举。古有官马，足以代步，岂知今日玉桂国中士人，困于自筹刍秣仆赁之费，转以此为累苦，有不如戴笠之萧然自逸者乎？周士贵而肆，秦士贱而拘，世运不同若此。

一向栖心苦县、漆园，捐弃六籍，觉有病，思得药石之友以疗之，求之都下左笏卿、吴子修、叶鞠常，此三君洵吾师也。

子修太史枉存云：应潜斋先生有《夜秉录》。

晡临隋石，忽得雨竹上淅沥有声，一似秣陵乌龙潭讲院中夜坐时也，枯澹中乃愈有味。

诸葛公云：我心如秤，不能为人轻重；许鲁斋先生言：人心犹印版，然印版不差，乃能印千万本不差。昔人譬用心如鉴，然必时时磨